

關於 *-b 尾的構擬及其演變

李 壬 癸

一、前 言

上古漢語 *-b 尾的構擬有兩個問題：一、詩經的用韻並沒有唇音尾陰入押韻的例證；二、諧聲 *-b 與 *-p 接觸的例證似乎太少。前者可以解釋為：諧聲時代較早，在詩經時代 *-b 已變成 *-d，因而與 *-t 類字接觸。本文試從語言學的觀點，比較其他語族的語言，來解釋第二個問題。¹

上古漢語中 *-b 尾的字例少，並不是孤立的現象。其他語族，如古南島語的 *-b 尾以及古印歐語的 *b 字例也都很少。因此，這可說是世界語言的一種通性。純從語音學的觀點，濁塞音要比清塞音複雜，容易起變化；字尾的濁塞音又要比字首或字中的複雜，也較易起變化。字例少的語音，因其功能負荷量低 (low functional load)，比字例多的語音容易起變化。

本文同時也想指出濁塞音尾在不同語族中演變的異同。

二、關於 *-b 尾的構擬

上古漢語陰聲韻跟入聲韻相配，故自高本漢 (Karlgren 1923) 以來，一些音韻學者如董同龢 (1944)、李方桂 (1971)，都把上古跟入聲字收 *-p, *-t, *-k 等對應的陰聲字分別擬為收 *-b, *-d, *-g 等。這種擬音的證據主要有三種：(一)詩經的押韻，(二)諧聲，(三)中古的一字兩讀。上古陰聲韻跟入聲韻有密切關係的例字相當多，尤其 *-t 與 *-d, *-k 與 *-g 證據可以說相當充分。然而，有關唇音尾陰入相

1. 稿件承李方桂、周法高、丁邦新、龔煌城諸先生閱過並有所指正，特此誌謝。謹以此文紀念錢故院長思亮先生。

配的例字却很少，而且詩經並沒有它們互相押韻的例證。高本漢等人所根據的主要都是比詩經更早的諧聲現象。例如，

入 $\acute{n}z\dot{i}əp$: 納 $nəp$: 內 $nuəi$: 芮 $\acute{n}z\dot{i}wäi$

盍 $\gamma\hat{a}p$: 蓋 $k\hat{a}i$

執 $t\acute{s}\dot{i}əp$: 摯 $t\acute{s}i$

中古音依高本漢的擬音既如上所示，可以推斷上古的內、芮、蓋、摯等字收 $*-b$ 。李方桂先生(1971:27)更進一步指出，收 $*-b$ 的字除了諧聲偏旁的證據以外，有些字更是語源上有關的字，如入：納：內等字。又如對 $tuəi$ ：答 $təp$ 兩字語源也相同。高本漢 (Karlgren 1923:30) 早先也曾指出，訥字在中古有兩讀： $nəp$ 與 $\acute{n}z\dot{i}äi$ 。因此，上古陰聲韻收 $*-b$ 尾的字雖然沒有詩經押韻的證據，却有諧聲、一字兩讀、同語源等三種重要證據。但這種例字却很少。

諧聲時代收唇音 $*-b$ 的字到了詩經時代都變成收舌尖音 $*-d$ 了，因為詩經的用韻這些字不跟收 $*-p$ 的字接觸，却跟收 $*-t$ 的接觸。例如，內 $*nwəd$ 押類 $*liwəd$ ，也押對 $*twəd$ 。又如，從內的納 $nəp$ 中古收 $-p$ ，而同樣從內的訥 $nuət$ 却收 $-t$ 。又如訥有三讀： $nuət$, $nəp$, $\acute{n}z\dot{i}wäi$ 。以上，都顯示原為收唇音尾的字，後來却轉變成收舌尖音尾。

如果我們認定上古陰聲字有收 $*-d$, $*-g$ 等輔音尾，那麼我們也可以認定上古有收 $*-b$ 尾的字；不必因為這種字例少，就懷疑它的真實性。類似的現象在其他的語族，如南島語族與古印歐語，也可見到。因此， $*-b$ 尾出現得少，可說是世界語言的一種通性 (universal feature)。

古南島語根據田樸夫 (Dempwolff 1934-38) 的擬測，收 $*-b$ 尾的也只有十多個字，² 字首、字中都出現得很多。

前幾年(1978 底至 1979 中) 我調查屬於南島語族的泰雅語各種方言，都沒有發現

2. 田樸夫所擬的古南島語收 $*-b$ 尾的詞共有十三個 (參見 Li 1982:183, 註 16)，其中有些是重疊詞。後來的學者雖略有增補，但仍極有限，如 Blust (1970) 所增補的 $*Suab$ 「打呵欠」 (此詞即泰雅語羣仍然保持 $*-b$ 的直接證據)、 $*cəlub$ 「浸濕，染」、 $*(l)r\dot{i}ñ(aə)b$ 「肥，脂肪」、 $*(qSO)aləb$ 「膝蓋」。又如土田滋 (Tsuchida 1976) 所補的 $*qəNəb$ 「關」、 $*CəRab$ 「打嗝」、 $*qaCəb$ 「陷阱」。

收 -b、-d、-g 等濁塞音尾的字，但根據詞音位轉換的現象 (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s)，也就是內部擬測 (internal reconstruction) 的方法，推測古泰雅語具有 *-b, *-d, *-g 等三種輔音尾 (請參見 Li 1982)。一直到 1979 年底日本學者土田滋才發現有一個方言，³ 確實仍然保持 -b 與 -g。另外，根據歷史比較方法我所推得的 *-g'，在同地區的大興村老年人的發音中仍然保持其大部分語音徵性為 -g，只是與古泰雅語的 *-g 相混了。有趣的是，收 -b 的方言例字很少，總共只有六個字，而確切可以上推到古泰雅語羣以至於古南島語的却只有一個字 (請參見 Li 1981: 251, 1982: 174-75)。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懷疑它的真實性。

古印歐語 *b 也很少，總共只有很少幾個例字，而且並非每種語言都保存同源詞，有時只出現在兩種語言之中：⁴

	「麻」	「強壯」	「居住處」
梵 文	—	bálam	—
希 臘	kánnabis	beltiōn	—
拉 丁	cannabis	de-bilis	trabēs
古 英 語	hænep	—	thorp
古 印 歐	*b	*b	*b

古印歐語有 *p, *t, *k; *b, *d, *g; *bh, *dh, *gh，其中可擬 *b 的例子雖極少，但是考慮到整個系統的相互關係 (overall pattern of relationships)、語音的分配、系統的勻稱等種種因素，印歐語言學者也承認在系統上有擬 *b 的必要。

三、關於 *-b 尾的演變

純從語音學的觀點，-b 尾出現得少，也是有道理的。濁塞音比清塞音複雜 (more complex and marked)，故較容易起變化。字尾的濁塞音更容易起變化。這種例證世界各種語言可以找到很多。例如，許多瑞典方言 bēd > bē，但 bēt > bēt，即 -d 丟失，

3. 後來我進一步調查才知道整個方言區，包括苗栗縣泰安鄉的錦水（汶水）、八卦、清安三村，都保存 -b。

4. 除本文所舉的三個例字（引自 Pearson 1977: 41-42）外，古印歐語有 *b 反映的尚有古保加利亞語 slabŭ 與哥德語 slēpan 對應的「睡眠」（引自 Gordon Fairbanks 教授課堂上所舉）。

而 -t 却保存 (Karlgren 1923 : 28)。又如，泰雅羣多數方言今日都沒有濁塞音尾了，但清塞音尾 -p, -t, -k 大致沒變 (Li 1981)。布農語各方言的兩個濁塞音 b 與 d 在字首及字中大都保存，但在字尾或音節尾却只有一個方言 (Ishbukun) 還有若干字保存，其他方言都變成 -ʔ 了 (Li forthcoming)。

演變的方向，不同語族的語言也有類似之處。最明顯的例子是舌根音 *-g 尾的變化，上古漢語 *-g 變成中古 -u 或 -i，古泰雅 *-g 在很多方言也都變成 -w 或 -y，例如，古泰雅 *bagayag > 泰雅賽考利克方言 bgayaw，賽德語 brayaw「姑婆芋」；古泰雅 *lubug > 泰雅賽考利克方言 lubuw「山地口琴」；古泰雅 *bunaqig > 泰雅賽考利克方言 bnaqiy，賽德南豐方言 bnaquy「砂」。然而，唇音與舌尖音的演變却不大相同，上古漢語 *-b > *-d > -i，*-d > -i，而古泰雅語這兩個部位的語尾濁塞音却大致走清化的路線：*-b > -p 或 -k，*-d > -t, -c 或 -ʔ。巴則海語的語尾濁塞音也都是清化 (Li 1977 : 388-389)，德語也是如此。古漢語是否也有清化的例子，這就有待進一步研究了。有趣的是，古漢語 *-b > *-d 高本漢 (Karlgren 1923 : 30) 認為是因為前頭有唇音 *-u- 而起的異化作用，⁵ 古南島語 *Suab > 泰雅 (汶水、八卦、清安三村) 方言 ma-suwag「打呵欠」，*-b > -g 也是一種異化作用 (Li 1981 : 251-252)，而且發音部位也是從唇音往後移，所不同的只是所移動的幅度稍有不同罷了。從古南島語到古泰雅語也有一個 *-b > *-d 不規則變化的例子：古南島語 *qəNəb > 古泰雅語 *qəlub 或 *qəlud「關」，因為有些泰雅方言對輔音尾的反映是 *-d (但有些泰雅方言的反映並不規則)，而賽德語的反映却是 *-b (請參見 Li 1981 : 280，註 26)。此外，布農語在羅娜村的年輕人 (尤其是小孩) 把 ma-baliv「買」一詞說成 daliv，又在雙龍村根據申坤柔 (男，73 歲) 的發音，「移動」一詞是 muslub-ataʔ, puslub-i，但根據其子申萬居 (54 歲) 的發音，却是 muslud-a, muslud-avin。這些都是不同代的人有 b 變成 d 的具體例證。

同樣是濁塞音尾，變化也有早晚之分。上古漢語的 *-b, *-d, *-g 等，以 *-b 變得最早，在詩經時代都已變成 *-d 了。其次是 *-g，從東漢到魏晉時代大致都已變成

5. 可惜異化作用只能解釋內 nuài、芮 nízǐ wǎi、對 tuài 等字，却不能解釋蓋 kái、繫 tsí 等字，因此上古 *-b > *-d 是一個無條件的變化，李方桂先生 (1971:27) 才沒提出演變的條件。

-i, -u 或丢失（歌韻稍早變）。*-d 變得最晚，演變的時間也最長，從東漢到南北朝逐漸演變成 -i，而且一直到南北朝時代有些韻字仍然與 -t 尾押韻，顯然保持上古的 *-d（請參見 Ting 1975：238-241）。可見語音變化的速率並不一樣。泰雅語濁塞音尾的演變速率也不一樣：現代方言沒有保存 -d 的，只有一方言區保存 -b，却有兩個方言區保存 -g。

字少的語音通常比字多的語音容易起變化。這可以說明何以上古漢語的 *-b 最早起變化，而與 *-d 合併。可能比諧聲更早的時期有較多的 *-b 尾字，但今日我們所能看到的漢字文獻是無法證明了。

語音變化的過程並不一定很整齊。有時同一韻的有些字變了，而有些字却還沒有變。例如，早期官話從中原音韻的編排看來，以 η- 起頭的例字也很少，可說是中古疑母殘留（residue）的現象，只見於江陽、車遮、歌戈、蕭豪等四個韻的少數例字。因此，董同龢先生設法以牽強的理由解釋掉那些例外的字。他以「緊接」的現象而斷定江揚去聲的「仰」與「釐」，車遮入作去的「業」與「拽」等「兩字中間的圈是傳抄誤添的」。⁶又因為他不相信那時仍然有 η-，所以他把歌戈上聲的「我」擬作如今日國語的 uo，⁷以便跟「𠵹」擬作 o 有所區別。最後剩下蕭豪他無法解釋，竟說，「無論古今，凡 η- 與 o- 分的，η- 總不會單單存在於某一個韻母之前」！（見董 1968：62）。明明有四個韻，他却勉強解釋為只有一個。若只有一個，他就不承認它的存在事實。我們認為：就算只有一個，既已存在，就得承認它的存在事實才對。董先生大概受了新語法學家（neo-grammarians）的影響，以為語音變化必然很整齊，才會得到那樣的結論。

因此，我們認為上古有 *-b 尾的字例雖然少，却有幾個確切無可置疑的例證，我們就得承認擬 *-b 是合理的作法，不要輕易地把它取消。⁸

6. 從常理判斷，傳抄誤添比誤漏要難，而且誤添的兩個地方剛好都是關係到同一現象的機遇率非常低。按中原音韻最古的版本（原為明朝刊本，清道光年間名藏書家常熟人瞿鏞所藏，即鐵琴銅劍樓本），那兩個圈是有的。

7. 現代方言，北方官話如西安、太原等方言，西南官話如成都方言，「我」字仍然保持以 η- 起頭。（參見漢語方言字彙，p. 31）

8. 本文初稿寫於 1981 年初，寄請方桂師指正，他來信（1-25-1981）說，此文「雖短，但從語言學立論，比較純從漢語的觀念打圈圈要好的多」。

參 考 書 目

- Blust, Robert. 1970. Proto-Austronesian addenda. *Oceanic Linguistics* 9.2:104-62.
- Dempwolff, Otto. 1934-38. *Vergleichende Lautlehre des austronesischen Wortschatzes*. Berlin.
- Hirt, H. 1921-1937. *Indogermanische Grammatik*, 7 volumes. Heidelberg.
- Karlgren, Bernhard. 1923. *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-Japanese*. Paris: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.
-, 1928.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. *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*, 769-813.
-, 1954.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. *BMFEA* 26:211-67.
- Lehmann, W. P. *Proto-Indo-European Phonology*.
- 李方桂, 1971. 上古音研究, 清華學報新九卷, 頁 1-6。臺北:清華學報社。
- Li, Paul Jen-kuei. 1977. 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s in Formosan languages. *BIHP* 48.3: 375-413.
-, 1981. Reconstruction of proto-Atayalic phonology. *BIHP* 52.2:235-301.
-, 1982. Atayalic final voiced stops. *Pacific Linguistics* C-75:171-85.
-, forthcoming. The preglottalized stops in Bunun.
- Meillet, A. 1937. *Introduction à l'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-Européennes*, 8e éd. Paris.
- Pearson, Bruce L. 1977. *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Concepts*. New York: Alfred A. Knopf, Inc.
- Ting, Pang-hsin. 1975. *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: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*.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,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s No. 65.
- Tsuchida, Shigeru. 1976. *Reconstruction of Proto-Tsouic Phonology*. Tokyo: Study of Languages & Cultures of Asia & Africa, Monograph Series No. 5.
- 董同龢, 1944. 上古音韻表稿。四川。又 1967 重印本, 臺北。
-, 1968. 漢語音韻學。臺北:廣文書局。
- 漢語方音字匯。1962. 北大中國語文學系。北平。

O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*-b

(Abstract)

Paul Jen-kuei Li

The reconstruction of Archaic Chinese *-b, *-d, and *-g is based on three main types of evidence: (1) rhymes in the *Shih Ching*, (2) *hsieh sheng* (phonetic compounds), (3) double readings in Ancient Chinese. However, there are problems in reconstructing *-b: first, it is not attested in the rhyming of the *Shih Ching*; second, there are only a few cases indicating close contact between *-b and *-p. The former problem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*hsieh sheng* represents an earlier stage than the *Shih Ching* and the change *-b > *-d took place between these two periods. On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ccount for the latter problem.

Archaic Chinese *-b is rare, as is Proto-Austronesian *-b and Proto-Indo-European *b. Only a dozen reconstructed forms end with PAN *-b (Dempwolff 1934-38), and there are only a few cases of PIE *b in any position. The rare occurrence of *-b is thus a universal feature. Voiced stops are phonetically more complex than their corresponding voiceless stops, and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change than the latter, especially when they occur in the word- or syllable-final position. The reconstruction of *-b is partly based on the overall pattern of relationships in the sound systems. Parallel developments are shown in the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ies in this paper.

The reconstruction of Archaic Chinese *-b is supported with three types of evidence: (1) *hsieh sheng*, (2) double readings and (3) common etymology. Some supporting evidence is provided by a comparison of similar phenomena in the other languages.